# 株洲日报

ZHUZHOU RIBAO

# 神农周刊

2025年8月
10
早期日

乙巳年闰六月十七

第24083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知株侠视频号　株洲新闻网　掌上株洲客户端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合办


## 谒炎陵

廖立新

是火，是炎，是焱(yàn)，湘东南山陵地带的八月，升腾的是比火球、比烈焰还要滚烫得多的暑气。白炽炽，明晃晃，闪着刀剑的光，暴阳直刺刺砸向地面，像打火石敲在地面，在汗盐浸渍的眼眸里敲出炫幻的金星。火热的暑气阻遏不了火热的激情，虔诚的钦敬里跃动着对中华文明的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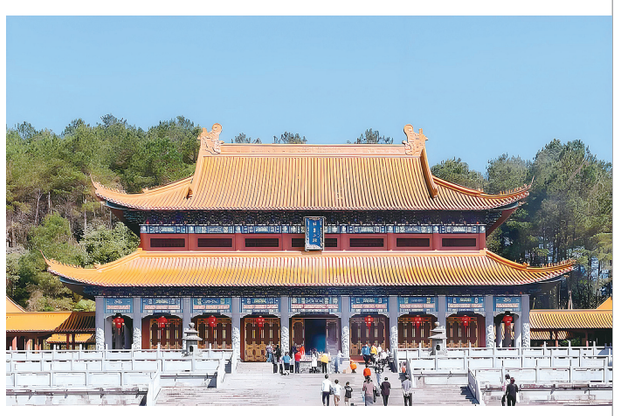
是人，是从，是众，带着朝拜者的虔诚，从地球的另一端，从天涯海角，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跨过牛门，在行礼亭稽首，清心；走进主殿，向一个伟大的灵魂膜拜，致敬。仰望碑亭，巍然矗立；瞻顾墓冢，绿草茵茵。历史不再邈远，传奇就在眼前。

是水，是林(zhuǐ)，是森，浩浩洋洋，从昆仑之巅，到东海之滨；从洪荒之世，到文明昌盛。是承载了太多的悲伤，还是眼泪滂沱成河？涞水滥觞，湘江扬波，竟然负荷不起这沉重的棺椁！神龙化为石龙，是该后悔自己的莽撞，还是该庆幸自己永远地追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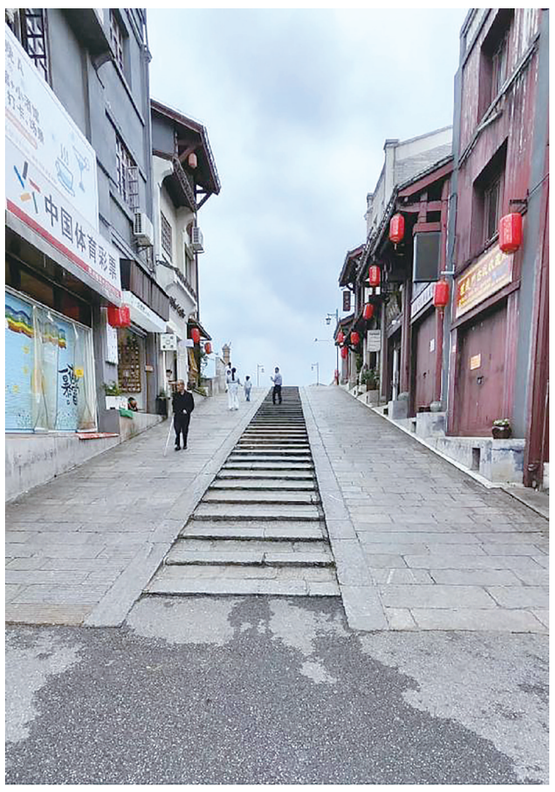
是木，是林，是森，满山满坡，郁郁葱葱，站成兵马俑的姿态，护佑着圣陵。没有谁比它们更懂陵墓里的老人，也没有谁比陵墓里的老人更懂它们。构房造屋，制作耒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天知道老人的脑海里隐藏着多少撩人的创意！

是中(cǎo)，是艸(cǎo)，是卉(huì)，随滩就泽，潜滋暗长，是浪漫活泼的精灵。只要播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就能收获串串沉甸甸的稻穗；只要长成一株直直的麻秆，就能织麻为布冬暖夏凉。熬汤为汁祛除湿热燥邪，吐故纳新自可培本固元。天地涵养万物，皆有效用；神农亲尝百草，以为典范。

这是一场美丽的相遇。土和水的相遇有了粮食，水和木的相遇有了汤药，木和金的相遇有了房屋，金和火的相遇有了斤斧，火和土的相遇有了陶器，人与货的相遇有了集市，人与人的相遇有了友谊与爱情，炎帝与中华的相遇有了灿烂的文明，游客与炎帝陵的相遇有了美好的记忆。



炎帝陵大殿



大坡度的渌江桥引桥

# 从「打搏」到电动绞车——渌江桥上的旧日风景

王彦宏

株洲风物

“渌江桥，十拱九个墩，四十八等(阶)下南门……”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醴陵，渌江河上既能过行人又能过大小型人力车的桥梁，只有渌江石拱桥。

(一)

每日天一亮，连接城区与南门的桥面上就热闹起来：从西乡、南乡进城的人和车要走南门上渌江桥；从城区以及东北乡的人和车要去阳三石、八里坳和火车站，也必须从渌江桥下南门……过桥的人各色各样，车却是清一色的人力车——独轮车和两轮车。

醴陵独轮车有两种：

最普通的一种叫“土车子”。这种“土车子”装有一个直径0.45米的实心铁箍硬木轮子，两条又弯又翘的车臂尾端连上小扁担和绳索可让人肩扛手提并举着向前推。它车身矮、重心低，货物装在独轮后方的车架上，一般会配置一个竹篾大箩筐。车长约1.9米，最大载重可达300多斤，是当年醴陵普及率最高的运输工具。

第二种叫“高车”，顾名思义，比“土车子”高、大、上，独轮直径有0.7米，也是铁箍硬木轮子，但不是实心，其轮芯由木质辐条呈放射状排列、镂空构成，既减轻了重量又显出美观。独轮盘两侧配置栏杆，各铺一块宽0.33米、长0.85米的整块厚木板做车厢板，前头斜装一块等宽的挡板，既可运货，又可载人。昔日家境较好的妇女回娘家或逛街市便坐此车。一侧坐人，一侧放包袱行李，这在当年，是很体面的出行。

渌江桥建桥之始，建造者就有先见之明，在近200米长的渌江桥桥面上铺设了左右各一条“土车子”行走的专用道。

渌江桥面上的麻石呈长条形，宽约0.3米，长短不一，与桥的走向垂直铺设，即东西方向铺设(横铺)。而这两条“土车子”专用道的麻石则是顺着桥的走向铺设，即南北方向铺设(竖铺)。每块石头长一米多，宽一市尺左右，其上凿有一条宽7～8厘米、深2～3厘米的凹槽，又将两条同宽度、同方向的麻石夹住有凹槽的麻石条一齐铺设，这样桥面上“土车子”专用道就有三块麻石的宽度，宛如两幅各宽约1米、长约200米的灰白色绸缎带飘落在桥面上，与其他横铺的麻石块构成美观的几何图案，让人过目不忘，不得不赞叹百年前以陈盛芳为首的醴陵造桥人的智慧。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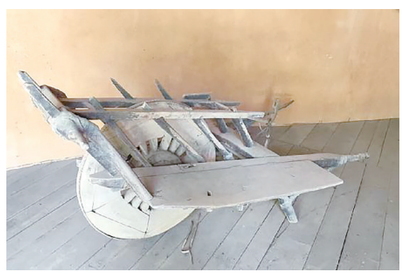
矮矮的独轮车在渌江石拱桥上独领风骚三十多年后，另一种人力车——胶轮大板车，登上了渌江桥。它与“土车子”相比，轮子从独轮变成两轮，材质从木质改为钢铁，直径也大了一倍，气势比“土车子”足多了。

这个胶轮大板车，醴陵人把它做成了极致：两个直径0.8米的车轮用上了1958年后出现的“高科技”——滚珠轴承和充气橡胶轮胎，车厢用上好杉木板围挡，并可拆卸。

这种胶轮大板车最大载重可达1吨，主要运输醴陵各瓷厂需要的瓷泥、煤炭等物资。常见专业板车师傅拖着高档板的煤车，一把大号铁锹插在车顶上，威风凛凛地在醴陵大街上奔走如飞。可是到了要上渌江桥时就不得不停下来了——渌江桥为了保证丰水时节桥下船只通行，从桥墩到拱顶建有12米的高度，留足了空间，而城区受原路面宽度以及房屋的限制，空间狭窄，没有长距离地面来缓冲上下引桥的坡度，因此渌江桥的引桥长度很短，坡度却很陡。要上桥，空车勉力而行，载重车就只能望桥兴叹了。

怎么办？近一吨载货的大板车必须上桥过桥，总不能把货卸下来吧！醴陵人“霸得蛮”，于是，一幅幅渌江桥上的“打搏推车图”便每日在南北桥头上演。所谓“打搏”，就是五六辆大板车到桥下时都停下来，几位车主临时随机组合，齐心合力把车一辆辆轮流推上去。“打搏”——打伙拼搏，这是一个醴陵运输工人创造的词汇。

“打搏”的人员有不成文的“编制”：载货量不大时是“4人编”，然后是“6人编”甚至“8人编”。先说“4人编”吧。车主手握左右二个车把手，一边肩膀套上绳索，面向桥面背朝天向上拉车，车厢后方下角各一人俯身用肩往上扛车，再一人直立在后车厢，背向渌江桥用脊背发力一步一蹬向上顶车。如果车子载重量大，车厢前方左右各加一人用手推，如载重量更大，那就左右两边再各加一人，这就是8人的配置了。



醴陵『高车』

醴陵『土车子』

胶轮大板车(无车厢)

“打搏”的主角是拉车的车主，他既要俯身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既要手提起沉重的车把，又要平衡后面几人的用力不匀，避免车辆偏向驶入引桥中的台阶而翻车，除了体力，更需要胆略和经验，着实不易。

开始，只见车主拉车在离引桥约十米处的平地逐渐加速冲刺，其余人等扶车助力，一旦轮子接触到引桥时，众人各就各位：肩扛、背顶、上推，车子快速向桥面冲……这时，橡胶轮子滚动无声，而“打搏”人的鞋子与引桥陡坡的摩擦声却叽叽入耳。行至吃劲关头，从车主到众“打搏”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高声呐喊：嗨！嗨！嗨！甚至一旁的步行者也会跟着呼叫助威。更让人惊心的是，如果渌江桥引桥上同时有两三组“打搏”的板车次第冲刺时，那喊声更是粗犷吓人。

有缘的是，那年月里，我也曾是“打搏”队伍中的一员。1961年，我10岁。这一年，父亲见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无法糊口，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从工厂下放辞职，用下放的安家费购置了一辆胶轮大板车，开始干个体搬运工赚钱。从此，父亲每天两趟，拖着货物奔波在路上。

母亲有时会安排我和哥哥轮流去帮父亲推车，如果碰上大板车要拉货上渌江桥，就一定要去帮一把。

又是一个帮父亲推车上渌江桥的日子。“打搏”上桥时，父亲拉的板车装货一千七八百斤，高高上翘的车尾部被两个并不相识的叔叔用肩扛着，几乎匍匐在引桥上，而父亲则在车前掌控着两个车把子死死地向地面压去，沉重无比。见此，我紧紧站在父亲左手边，用身形提示他不要往左边的台阶偏靠，同时用两只手交叉托住左边的车把，使出浑身的力量往上抬起。心里想：多我一份力，父亲手上就能减少一分重！看着父亲颈脖子上凸出的青筋和被汗水浸透的脸，我突然傻想：如果我松一下手劲，父亲会不会就栽倒在桥坡上……渌江桥上本是个看风景的好地方，可是，在那年月里，推车上桥气喘吁吁之时，我竟然讨厌起渌江桥来。

胶轮大板车“打搏”上渌江桥耗费的超强体力，累倒了多少精壮汉子。第三年，父亲就因体力渐减，重操老本行——陶瓷彩绘去了。

(三)

几年后的1966年，渌江桥南北桥头又安装了电动绞车——一根直径约20毫米的钢索在桥头右侧向上移动，拉车人手握一根“拐枣”状的钢挂钩，搭在钢索上，绞在一起，借力上行，一个人就把满载货物的大板车轻松搞上桥了。

我在1966年8月18日的日记里记录了渌江桥上的这个变化：“上午，我到了赵幸生同学家，同他到街上玩。走到渌江桥，看到那里安上了绞索，胶轮板车上桥再不要像以前那样七八个人一起推上去，人累得很，又危险……”

“挂一次钢索上桥要5角钱。”醴陵老南门人肖帮志说：“现在的‘醴陵门’前坪处原有一幢二层楼房，二楼面对渌江桥有个窗户，开关绞车的人就坐在那里控制。看到挂索人一举手示意，电铃就响一声，钢索就往桥面上移动……”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桥上的“土车子”和“高车”渐渐稀少至绝迹。终于有一天，桥面上有凹槽的大石块被取出来翻转180度再嵌入，其他直铺的麻石也调转90度横铺，成为现在见到的平坦却“平庸”的桥面，也就听不到那有节奏的唧—哑—唧—哑的声音了。

电动绞车的“寿命”也不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醴陵大桥和西山大桥相继建成，胶轮大板车也不必凭借绞索上渌江桥了。接下来，手扶拖拉机、摩托车和汽车的普及又让胶轮大板车逐渐淡出了江湖。

渌江桥下的河水不舍昼夜。不经意间，桥上人力车的喧哗声消失了；无语立晨昏的石拱桥人流不减，迎来了它的100周年。

人力车不复存在，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替代；而渌江桥屹立百年并将永存，因为无可替代。

株洲文脉

# 白龙
## 一条溪水的源远流长

彭运南

茶乡的群山之间，那些石阶依旧蜿蜒着旧时乡人踏落的痕迹。青石在烈日下闪动着幽幽的光，梯田层层递进，山势渐次缓落，一溪白龙，从青葱深处破岩而出，乡人称之为白龙溪，也叫白鹿泉，沿泉流溪水还有一条长长的“打马道”。这些山水道路的命名，仿佛藏着一个古老而隐晦的寓言。

此地风物多着墨于翠绿，然而历史中真正的墨痕，总需穿透层层的叶隙才能窥见一二。

(一)

欧海的名字，便浮荡在宋代的残卷之上。欧海，南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师从杨万里，司户参军于零陵……史家落笔仅此而已。翻动州志的纸页，指腹触到的不过是三行字痕，像山阶上被足迹磨去的棱角，被风吹去了体温与气息。

南宋，那个名叫欧海的读书人，行走在白鹿泉边的打马道上。他从湿热的南方出发，袖中夹着自己所写的诗稿与策论，沿着驿路疾行，叩开了杨万里的大门。

欧海立于杨万里的庭院中。那个夏日，飞鸟在树梢的绿意中喧哗成一片。他双手呈上的文章，被杨夫子轻轻搁在案头。“器识远矣，文者未也”，老先生的评语似一杯涩茶灌入欧海的喉咙——字字如针般刺进他的肺腑。先生目光穿过了那些浮华的词藻，洞见他文心深处尚存的空洞。杨万里拿起《孟子》，轻置于欧海胸前，朗言道：“须自此间觅气骨。”

那部书沉如山石，压在游子归乡的背脊上。

我仿佛听见茶乡的山坳中深夜烛花迸裂的声响。上鲇塘，欧海的居所里灯火摇曳，茶已凉透而犹未觉，摊开的竹简上墨字如蝌蚪攒动，每一个笔画都在他心头烙下印记。窗外竹林染满月色，夜风掠过竹叶如泣。他的骨血在黑暗中燃烧。

整整一年之后，欧海重新站立在杨万里的庭院中。他指尖下的文字脱胎换骨，带着茶山蒸腾的气息和溪水的澄澈，文骨峻拔如刚采的新茶。那个夏日院中的蝉鸣如潮水般涌起又退去，先生拍案而起的声音打破一切：“子非复吴下阿蒙矣！”

(二)

杨万里眼中惊异的光芒照亮了欧海，也照亮了那段被时光遗忘的空白岁月。茶山积年的薄露终于凝成琼浆一滴。书斋里悬垂的那支枯笔忽然坠下——它再次饱蘸墨汁，是出于新的力量。茶乡士子于笔下的耕耘，此刻真正发芽生长。

他携着进士的印信赴任零陵，成了司户参军。零陵山水之间曾留下柳宗元的足迹，也收下了欧海的履痕与书籍，尤其是他写下的《劝农十章》，思想之深邃，辞章之华丽，居然还赢得宰辅真德秀的高赞，何其幸哉！

我在永州的巷陌间穿行，寻找欧海当年遗落的气息。柳宗元在钴鉧潭种下的诗文已是参天大树，零陵城头依旧悬挂着他的名字，如晨雾般经久不散；黄庭坚任县令时的墨韵尤在官衙的朱门梁栋上游走；欧海的司户之印，就在这般巨影下运转……

欧海在零陵的日月里，“劝课农桑”四字是他沉甸甸的职守。他曾挽起官袍下摆，踏上水田泥泞的田垄，“劝农”非虚言耳。禾苗青翠如碧，他的布鞋上沾满新鲜的泥浆。或许就是在某个“劝农”回归署衙的深夜，欧海掌灯写出十首劝农的韵句，诗稿上仿佛还沾着茶乡乡土的清芬——只是这些纸页早已零落尘沙，与那些未被记名的薄税调整一同消陨，如同新雨渗透田地，化入沃野，不留痕迹。

唯一坚固的，只有他关于乡土的执念。

(三)

后来欧海卸下官袍重返茶乡高陇。某日，他沿着曲折流经故园的溪水踱步——儿时戏水的石矶尚在。茶乡的山风带着新茶的醇香拂过他的前额，那条曾被叫作“鲇溪”的流水，在欧海眼中却应名为“泉龙”，像脐带般连接着他命脉的源头。他郑重挥墨题写于碑石之上，石匠以铁凿雕琢着他的心意，碑便立在溪水一侧的山坡上。

石碑被时光的风吹去棱角，风化的笔迹在百年间扭曲变形。乡人匆匆经过时，那竖写的“泉龙”二字，竟被误读作了“白水龙”，最后简化为“白龙”——文人所铭刻的真意被民间口耳剥蚀为传说。那方碑石依然隐在溪畔树丛中，像一位闭口不言的老者。山间云水奔涌千年，却未冲断这条被另起了名字的溪流。

杨万里的《诚斋集》在书页间永久绽放，他的文气在世人唇齿间流转。茶乡山中那位进士欧海的遗稿也结集成了《唯斋文集》，遗憾的是早已随风飘散，只余一段拜师苦学的旧事，凝结为竹林间缥缈的薄露，或山道上被踩踏了数百年的石阶痕迹。那些石阶承载过无数乡人的脚印，也承受过欧海当年的步履；阶面被磨得光亮圆润，一如往事被时间磨去了棱角，却变得更加坚实深沉。

史笔如刀，终究只刻下浮尘之上的三两姓名，而欧海以一条重新命名的溪水在时间里刻下自己的碑石——纵然“泉龙”已被误会，那错失的声响，反而让它在山民口中获得了意外的永生。

文字易朽如沙聚之塔，惟土地以它的误记与遗忘，护住了人间最深沉的血脉。

茶乡的青翠从未褪色，梯田的曲线依然柔美蜿蜒。欧海曾行走过的那条打马道上的路石，早被无数赤脚磨去棱角，光滑如卧龙之脊，默默延伸进白云深处。而那条白龙溪水，仍如六百年前他目睹的形态，奔流不息，昼夜向前。

蜿蜒在群山间的白龙溪


社长、总编辑/谌孙爱　社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印刷厂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邮政编码：412007　值班领导/赵云超　值班责任人/陈飞雄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马晴春　株洲日报社法律顾问/胡 杨：0731－28781717